

日本小说

迷人的波尔多红葡萄酒



迷人的波尔多葡萄酒

本社编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市盲哑学校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5.875印张 128,000字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080册

统一书号：10091·1069 定价：0.90元



目 录

迷人的波尔多红葡萄酒……………井上厦 作 (1)
陈 岩 译

富豪争购的名酒波尔多，是真正的波尔多吗？
不，原来是淘气女学生的恶作剧。

诱 惑 ……………石川达三 作 (35)
金 中 译

她体态丰满，是个脸容端庄的美人，可是一气
读完这篇作品，你会愤慨：她竟是那么卑劣。

小巷的春天 ……………平岩弓枝 作 (51)
朱金和 译

为什么千津子毅然决然地回到卑微的艺妓母亲
身边？因为她终于发现，阔气的未婚夫原来是个可
恶的势力眼。

旧 东 家 ……………~~田村~~藤村 作 (88)
立 强 译

一个女佣所见，东家老爷，~~年轻漂亮~~多么奢侈，
多么虚伪，多么放荡，而又多么残酷。

黄金传说

石川淳 作 (141)
李丹明 译

他在战后的颠沛中，偶然重逢暗暗思慕的女人，不料她竟变成一身粉香的“红蝴蝶”，狂狂荡荡地扑向任何一个肯出钱的人。

同牢者

井上厦 作 (149)
钱希林 译

这个同牢者，其实是密探。请看日本明治时代的警察和监狱。

读者中来..... (184)

封面设计 尹怀远

责任编辑 徐秉洁



迷人的波尔多红葡萄酒

• 井上厦 作

• 陈 岩 译

1

在当今的世界上，我深感兴趣、热烈爱慕的姑娘叫谷川朝子，她是今年春天到电视台工作的见习编导。

她坐在我的对面，整天不停地忙碌。她有时开传票、用电子计算机预约演播；有时解除预约；有时查阅桌子上堆放的资料；有时写电影脚本、安排摄影师；她还为组里的五个人端水倒茶，协助編集胶片；并且见缝插针，敏捷地接传电话。她认真，却又开朗；麻利，但又稳沉。我终日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却百看不厌，越看越想看。

如果只是这样，那她也不过是那种普通的能干的姑娘，而朝子却另有一种特殊的才能，她对于一些近似无聊的事情知道得很多很多。

比如，柏利率船来到横滨时，岸上的炮台只配备十六

发炮弹，乃木大将有一只眼睛是假的；制造鸦片的罌粟全国只有十六处生长，其中一个地方为中野区某派出所后面的空地；钓鲈鱼的方法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是世界最奇特的钓鱼法；现在，神田一带还有过去那种令人怀念的手推卖货车、一根掸子三十五日元；本年度获得全国广告宣传员表演比赛第一名的是住在南千住、月工资十五万日元的人。真是从古至今，无奇不晓。受她的启发，我们组顺蔓摸瓜，制作了不少节目。在某种意义上说，朝子简直是我们的智囊。

认为朝子长得美不美要因人而异。她个小、微胖，额头特别宽，眉宇间荡漾着一种讨人喜爱的东西。善意地说，她的声音略显沙哑，实际上是个公鸭嗓。因为我喜欢小而微胖的姑娘，所以总觉得朝子很美。

一天早晨，我照例在桌子上摊开报纸，目光在字面上浮游不定。当朝子的影子进入我的眼帘时，我又呆呆地望着她挪不动了。这时，响起了主任编导熊谷的声音：

“大泉君！你的计划还没提出来吧？”

我们这个组每周要制作一个三十分钟的“日本奇行”节目。题目庄重，内容充实，它每次都在从事各行各业工作的人们中选择主人公，把他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苦恼编成节目。我们小组有四名编导，每人每月制作一个节目便可得到工资。除此之外，每月还有一周时间到外面去摄影，这期间既无需按动签到计时器，也不用担心上司的催逼，再有一点小小的好处是可以得到一些出差补助。因此，我对这个工作感到称心如意。

难办的是每月一次的计划。每月都要把下一次节目的主



题、内容、摄影地点等提前向上司提出。我不善于写文章，一到提出计划时就感到棘手。特别是最近几周，我不知为什么突然被眼前的朝子牵住心绪，一个字也写不下去，计划用纸落上了一层灰尘。

“各种素材多得使人眼花缭乱，实在不知选择哪个好啊。”

我胡乱地应付着说：

“……不管怎样，今天提出计划。”

“不这样不好办哪！计划最晚也要在摄影前两周提出。再说，下周我已经在飞机上了。总不能为等你的计划推迟出发时间吧？”

为进行“日本奇行”的国外采访，主任编导已决定前往巴西。巴西的日本移民后代日常使用的既不是日语，也不是巴西语，而是日语和巴西语混合的特殊语言，主任编导就是为此要去那里采访的。这个想法也是朝子提出的，所以主任要带她一起前往。

主任素有雷厉风行之称，对女人也不例外，万一朝子被勾引上该怎么办？那时，照主任的脸狠狠地抡上四、五巴掌，不！四、五巴掌不够解恨，六、七巴掌……

“大泉君！你怎么了？”主任正紧蹙双眉看着我，“什么六个、七个的？”

我急忙打马虎眼说：

“啊！算来能制作节目的素材有六、七个，想从中尽快决定一个。”

“一定要这样！”

主任点了点头，接着又格外小声地对我说了几句：

“可是，大泉君！你不是哪儿不舒服吧？近一个时期，你好象老是呆呆地往前看……”

我当然不能说是在看对面桌的朝子，我一边吹着计划用纸上的灰一边说：

“那是在集中精力思考下次节目的内容嘛！”

说完，我拿起了圆珠笔。

主任大概挨了灰呛，咳嗽不止，用厌恶的目光瞪着我。

我手里拿着圆珠笔，但头脑里依旧空空如也，一行字也写不出来。一会儿抬头仰望天棚，一会儿又低头凝视地板，一连气吸了四、五支烟，还不时用手搔着头皮，使我惊奇的是，竟然有一块一厘米见方的头皮落到桌子上。就在这样茫茫然中，到了中午。

还是先去食堂吃饭，吃饱后和谁在休息室打会儿乒乓球、下两盘象棋，然后冲个淋浴睡一觉，这中间也许就会出来好点子。我胡思乱想着刚从椅子上站起来，眼前的电话响了。我急忙伸出手去接，但朝子却一如既往地迅速，我抓到的不是听筒，而是她的手。

我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赶忙说了声“对不起”，便朝门口走去。眼看着快三十岁的人了，为这点小事还羞红了脸，连自己也觉得难为情。

“大泉！您的电话。”后面传来朝子沙哑的声音，“是神田的山田打来的。”

神田的山田叫山田道雄，是我大学时的同学，现在继承父业经营旧书店，正全力以赴进行古书的买卖。

“大泉君吗？”

山田念书时说话粗俗，现在变得彬彬有礼，已经完全具备古旧书店少掌柜的作派。

“老早就想看看你，所以特意打个电话。怎么样？”

这时，我的头脑里突然闪出一个念头。

“真太巧了！山田，你不想上上电视吗？”

我从电话中感到对方很吃惊。

“你不是说经常到地方的财主家里去买古书吗？我想以此为素材，把你从出发到返回东京的过程编制成三十分钟的节目。当然，往返的车费和住宿费都由电视台负担。这笔钱你可以自得，此外还有一点演出费。”

对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大泉君！到地方去也是白跑啊！这几年，东京的古书商纷纷出动，已经把地方的古书收购一空了。”

好容易想到的路子马上成了泡影，我比山田更长地叹了口气，遗憾地嘟囔着说：

“这么说是买不到书，不行了。”

这时，似乎一直在旁边听我们通话的朝子向我摆手：

“我知道一处藏古书的地方。”

我让山田稍等一会儿，然后问朝子：

“在什么地方？谁家？现在正是能否作出节目的关键时刻，请你一定告诉我。”

朝子说出了东北日本海附近一个小城市的名字。在这个小城市的郊外默默无闻地住着一户原来是大地主的人家，他家五个大土仓中有一个装着江户时代的书、画，已经在尘埃

中沉睡多年。

“可是这位财主想卖这些古书吗？”

“想啊！”朝子以异常肯定的口吻担保说。

“这个大地主住着过去留下来的一所非常大的房子，花费太多。现在，他家靠一点一点出卖山林维持生计，但是山林也逐渐要被卖光了。这样下去，再过两、三代就要穷得精光。”

“怎么会这样？”

“继承税太重啊！只有开始做点什么工作才好，可是……”

说到后来，朝子无力地停住，低下了头。

“谢谢！”

我把听筒换到另一只手上，用空着的手向朝子作了一个感谢的姿势。

“你这话给我帮了大忙，你确实是什么都知道啊！”

“应该知道嘛！”朝子莞尔一笑，说，“因为是我家里的事。”

2

一周之后，主任编导、朝子和摄影师从羽田机场出发飞往巴西，我和山田及摄影师也从上野车站乘火车北上。

特快列车经过四个小时的颠簸到了朝子所说的那个小城。

在车站前，我叫了一辆出租汽车。

“去长谷川昌左卫门家。”



我说完后，司机又操着浓重的地方音叮问了一遍：

“是黑森的长谷川宅第吧？”

说完，汽车便卷着白濛濛的尘土跑了起来。

汽车行驶了将近五分钟，人家便稀疏起来，金色的稻田伸向远方，稻浪此起彼伏。车对面的远处闪出一片黑压压的森林，在稻浪中间的沙路上，汽车朝着森林急驶。

“那片森林就是黑森。”司机用下巴指指正面说，“长谷川宅第就在森林里边。”

哐当哐当哐当，沙路上的小石子不断碰撞着车体。

“听说这一带三平方公里之内，连一块小石头也是长谷川家的东西。当然，这指的是战前。”

因为只有一条笔直的道路，开车不必过分劳神，司机的话变得多了起来。

“在这一带，长谷川家的支脉就有十八家。宅第里雇用的人多到三十。一到做饭的时候，宽大的伙房里四口大锅一起点火，烟气使得周围什么也看不清……”

我和山田相视而笑。我们俩常到地方办事，对这样吹嘘家乡的事已习以为常，觉得这个司机有些过分吹牛。

“不要笑，这可都是真的啊！”

司机从反光镜中看到了我们俩的表情。

“宅第里水井就有六眼。”

司机似乎为我们笑他吹牛而不高兴，猛踩油门，眼前黑压压的森林迅速变大。

汽车一驶进黑色的森林，迎面闪出带檐的黑油板墙，墙上有一个约六尺宽的大门。

“这就是长谷川宅第的门吧？这也没有什么出奇的嘛！”山田说着风凉话，“在这一带，这样的门不是到处可见吗？”

司机一边往左打着方向盘，一边说：

“老客！简直是笑话。这是长谷川宅第的北门，长谷川宅第从这才刚刚开始。”

车右边的黑油板墙长长地向前延伸着，当汽车行驶了足有一百米后，终于在一个高九尺、宽十二尺的大门前停住了。门本身就是一所房屋，门上有二层楼。

“据说过去这个二层楼上总有两、三个寄食的学生，负责通报客人或赶走不速之客。”

司机在收车费时又作了补充说明。

下车往门里一望，右面是宽大的堂屋，左面是有着池水的前庭。

看来司机的话并非虚假。我们走进大门，宛如走进了巨大鲸鱼的嘴里，身体顿时觉得变小了。

我们沿池塘向堂屋行走，突然，水里扑咚响了一下，我们吃惊不小，只见一个红白掺杂的东西悠然游走。这是一条二尺左右长的花斑鲤鱼；鲤鱼之大，正好与巨大的宅第相映成趣。

我们三人呆呆地望着池面，背后响起了一个沙哑的声音：

“那是条绰号叫花甲的鲤鱼，七十年前就在这个家里生活了。”

我们回头一看，只见堂屋门口站着一位身材矮小、穿着



和服的人。

“就是说，这条鲤鱼比我年纪还大。花甲跳、雨来到……”

无论是那沙哑的声音，还是那宽阔的额头，都与朝子一模一样。

“您是昌左卫门先生吧？”我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名片说，“我叫大泉。这次贸然登门……”

昌左卫门摇着头、摆着手说：

“哪里、哪里！您给了朝子很大帮助。对这个比男孩子还淘气的姑娘，做父母的也感到无可奈何啊。现在肯定也给你们带来了麻烦，请多加关照。”

在昌左卫门的带领下，我们进门来到客厅。这是一个十二铺席的大房间。我们刚想落坐，昌左卫门说：

“这里经常使用，脏乱不堪，请到那边的小客厅吧。”

说着领我们沿房间旁边铺着草垫子的走廊往前走。我们小心翼翼地跟在后面，不久来到了一个朝北的八铺席房间。这是一个淡绿色的明亮的房间。隔扇根纵横交错，使人感到奇怪。仔细一看，几乎叫出声来，原来隔扇上正是那条跃出池面的鲤鱼。雕刻的鲤鱼似乎正在游动。

“这儿叫鲤鱼间，听祖父说从前藩主经常住在这里。”

拉门上面也有几条跳跃的鲤鱼。一位老夫人不声不响地走了进来，她眉眼间带着和蔼可亲的神情，一看便知是朝子的母亲。

“朝子前天晚上来了电话，我们正盼望着你们的到来。”

老夫人在我们面前摆上小碟。

“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请喝点啤酒吧。”小碟盛着冷水浸的生鱼片和炖鱼，一应菜肴都是鲤鱼。

老夫人退出之后，又用托盘端着啤酒走进客厅。

“这个房子是什么时候盖的？”

我端起杯子接受老夫人斟酒，向她问道。

朝子的母亲停住手，望着昌左卫门。

“文化九年哪。”昌左卫门若无其事地说，“正好是一百六十年前。”

我们大吃一惊，啤酒都呛了嗓子。往院北望去，只见象樱花似的粉红色的花正一齐向着我们开放。粉红色的花中混杂着五片大花瓣的白花。朝子的母亲眯缝起眼睛看着花告诉我们：

“粉红色的叫牛扁，白色的叫稚儿车。”

她接着又说：“赏花最好是院北，院南虽然也有花，但花向着太阳开放，在那里只能看到花的背面。”

听朝子的母亲一说，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花并非朝着客厅开，而是面向太阳。

不久，外面传来刷刷的清凉的风声，院北的花象上足发条的偶人一样欢蹦乱跳起来。

“鲤鱼花甲的预报准了。”昌左卫门向我们劝着酒说，“雨要到了。”

院北的花更加猛烈地摇摆，接着便响起了雨声，开始还淅淅沥沥的，终于哗哗地响成了一片。

这天晚上，我们睡在小客厅。长谷川家似乎雇着两名女用



人，但却始终没有露面。

早饭吃的是奇怪的东西。主食似乎是稗子饭浇上了清汤，菜是由青菜、蘑菇、小虾、冻豆腐做的冷汤。

“这是稗子饭？”

听到我的问话，朝子的母亲摇头说：“是荞麦啊！”

“荞麦？荞麦一般要做成面条……”山田用筷子一粒一粒地往嘴里夹着说，“这却是一粒一粒的。”

“一般都把荞麦碾成面做荞麦面条，可是长谷川家祖祖辈辈都把海带、木松鱼汤泡荞麦饭作为秋季的早饭。这叫蒸荞麦饭。”

惊奇之余夹了一口吃下，感到格外清香。冷汤更别有风味。

早饭后穿过院南，前往土仓。

“记得旧书和其他破烂堆在第五号仓里。”

昌左卫门用一把五寸长短的大黑钥匙打开了最里头的仓子。仓门约有六、七寸厚，门里面安着拉有铁丝网的格子门。

在摄影师搬运摄影器材期间，昌左卫门站在土仓门口注视着地面。

“您在干什么？”

听到我的话，昌左卫门警戒的眼睛仍然不离地面，说：

“打开格子门，老鼠有时会钻进来。让它进来，后果就不堪想象了。象猫进木鱼箱，野汉进闺房。”

摄影师急忙搬进器材，昌左卫门关上了格子门。

土仓三面都吊着搁板，上面杂乱地堆着似乎装着什物的

桐木小箱。在格子门右侧搁板上的桐木箱中间，塞着十几捆旧书。

“请让我看看。”

山田如同追兔的猎犬，急奔到旧书捆前。与此同时，土仓里白光闪闪，摄影师打开了摄影灯。接着，响起吱吱的摄影机转动声。

左侧的搁板上更加杂乱不堪。搁板上用图钉摺着几张褪了色的浅褐色纸，上面用毛笔写着“必胜”、“考中×大”、“共同努力”等字样。

字的写法多少有些生硬，右肩往上端，我感到似曾见过。

“那是朝子写的。”昌左卫门在对面的搁板前搭话说，“女高三年级时，朝子说是准备考试，曾在这个仓里圈了半年，经常和同班的两、三个好友彻夜不眠。”

我重新看了看纸上的字，的确是经常在传票上看到的朝子的字体。在土仓里面，摆着三张草垫子，还有大小不同的三张书桌。看来草垫子和书桌是朝子和她的好友半年来在仓里学习时留下来的。

草垫子旁边摆着两个大茶叶箱。打开其中的一个一看，里面满满地装着古书。

“山田！这边的茶叶箱里也有古书。”

山田咚咚地踏着栗木地板飞跑过来，麻利地把茶叶箱里的书往地板上拿。

“山田，怎么样？这个土仓里都是宝贝吧？”

我小声一问，山田伸出舌头舔舔嘴唇说：



“哎！有很多从文化、文政到幕府末期的插图书。”

听山田的声音，似乎他就要高兴地笑出来。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江户末期的版画。当广重和英泉共同创作的《木曾街道六十九次》完好无损地出现在眼前时，一瞬间似乎心脏都停止了跳动。”

因为昌左卫门来到了跟前，山田不再往下说，又重新整理起茶叶箱里的书。他从箱子里接连不断地取出蓝色封面的江户画。

山田把茶叶箱里的书一册不剩地摆到地板上，对昌左卫门说：

“这些画我总觉得是您的先人在江户马喰町二丁目西村与八板的江户画改版时购进的。”

昌左卫门无可奈何地笑了笑，说：

“大概是这样吧！说真的，我对这个仓里所收的东西并不了解，我感兴趣的是雕漆。”

“您说的雕漆……”

“就是中国的漆工艺品。在碗、笔杆、砚盒上百次、千次地涂上朱漆，并在上面精工细刻山水花鸟。这在隔壁的四号仓里有几百种。因为多少有些象雕漆博物馆，所以我私下起了个‘漆仙洞’的名字，供感兴趣的人观赏。稍后，敬请观赏。”

“那太感谢了……”

山田微微地点头致谢，又打开了另一个茶叶箱盖，说：

“请让我再看看这个箱子。”

这个茶叶箱里装着一册线装日记本和两个能装一打啤酒